

十一月的影子

杨可欣 ●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我身边经过了那么多人，最终改变它的却是一片影子。

直到现在还无法相信这样的事实。

生活从结识它到失去它，依旧不变的是保留了基础的部分。

饮食，散步，思索，为细碎的事件而变得感性起来。

为生活而生活着的我，在完成这部书稿后，依旧怀念着十一月的影子。

那种怀念，比樱花的色彩还淡。比云朵还要广布。

我，想要重新遇见他。



杨可欣

射手座，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就读于西安市第七十中学，高中二年级。从2008年开始至今发表作品上百篇，多次获奖。出版诗集《冬天撞碎了小风》、散文集《完美等待》。喜爱音乐、绘本动漫、摄影和宁静忙碌的生活。



责任编辑：曹彦婷
封面插图：晓鱼
版式设计：杨晓艳



ISBN 978-7-5513-0274-6



9 787551 302746 >

定价：20.00元

杨可欣◎著

十一月的影子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一月的影子 / 杨可欣编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5

(可欣丛书)

ISBN 978-7-5513-0274-6

I. ①十…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7197号

十 一 月 的 影 子

作 者 杨可欣

责任编辑 曹彦

史婷

封面插图 晓鱼

版式设计 杨晓艳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陕西瑞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插 页 2 插页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22.25 印张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274-6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77

影子的话

——人间的世界，我是说，如果人类真的有强烈的需求，一定都能相反方设法地得到吧？那些整日安于他们身边的事物，反倒是连眼皮都不值得用力一次吧？而我们，从来不是那些需要通过努力才能得到的东西。

——为了自己在意的人，人人都在努力成为想要成为的人，人人都不满足于既有的状态。

——誓言果然有效，在我即将遗忘誓言的时候，誓言总是平静地站出来，告诉我自己的誓言。

——“我们一起做过许多简单又奇怪的事情，那些事情放在任何别的组合上都难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但偏偏发生在我们这里，却得到再合适不过的解释了。”

——你不觉得影子本身就是一种跳动吗？具有成为具体生命的潜质。所以我的说法，并不失实吧？

——你尝试过喜欢上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吗？那个人，不需要主动认识其存在，你也从来没有主动寻找过——然而事情偏偏就是这么神奇——你存在了这么久，然后存在凝聚为一个质点，闪耀出的光泽却都是那个人的名字。这一定很难以理解吧？

——原来在他身边的那些日子，没有将你酿成一枚糖玫瑰花瓣，而是将你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花园了。

怪不得能从中飞出蝴蝶。

三年，短暂或者永恒的记忆

□安武林

从来没有任何一次阅读，能如此令我感到战栗和感奋；没有任何一次解读，能如此令我感到艰难和挑战。大大小小的序，似乎已经写了不少，但从来没有一次会让我产生如此尴尬而又懊恼的情绪。我甚至都有点儿后悔那么轻松而又痛快地答应了给这个与我女儿同龄的高中生作者写序。因为，从我的目光漫不经心地开始接触她文字的那一刻起，我骤然感觉到自己的神经末梢都充满了紧张和警惕，就像一只猎物嗅到了一种危险的气息。

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学的阅读上广博的历练，恐怕都难以有勇气阅读完杨可欣的小说，更难以给杨可欣丰富而又复杂的长篇小说加以归类。这不仅是对一个人耐心和勇气的考验，而且更是对一个人文学素质和文学积累的考验。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或者如歌德所说的第三种读者，我不得不说杨可欣的《十一月的影子》充满了一种孤独而又高贵的品质。正如曹文轩先生所言，文学是有血统的，文字是有血脉的，杨可欣的文学和文字就具有那种高贵而又迷人的气质。我毫不夸张地说，杨可欣的文字让我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年前大学四年对西方现代派文学阅读的记忆和体验之中，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疯狂的执迷和深刻的眷恋，我很难能够有现在这种历险般的阅读感悟。

杨可欣的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丰满的人物，她对我们传统意义上小说的概念完全是一个颠覆。林凡，刘水，睛晶，树喵，完全是一个符号的载体，我们甚至都可以用甲乙丙丁来取代。整个小说，有点儿像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小点心，所有日常意义上的琐碎物体，都是作者快乐或者不幸的光斑。作者（或者说主人公）的快乐，实际上是一种痛苦的快感，她（他）崇尚智力上的探索，理性的思考，换句话说，它很像一部哲学家所写的小说。或者说是一个喜欢哲学上进行思考和探究的现代派作家所写的小说。如果不是其中的“书包”和“高二班”这些少得可怜的能够昭示写作者真实的身份的文字信息的出现，我很难把这部小说和一个高二学生的身份联系起来，它们就像遥不可及的天地那样存在着鲜明的距离。

这是一部宏大而又严肃的小说，是那种非常纯正意义上的文学性极强的小说，充满思辨和内省的味道。从表面上看，完全是作者与各种影子的对话，换言之，是和另一个分裂的或者说陌生的“自我”进行的对话。这种对话，充满了对生命的思考，对生命中庄严的生和死的思考，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作者是那种内心世界极其丰富、想象力极其活跃又极其敏感而又细腻的人，她对任何一个微小的动作、声音、物体都充满了探究的欲望，同时也赋予

了其独特的意义。很显然，她像那些非常优秀的忧郁型气质的作家一样，喜欢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之中，津津乐道，孤独而又强大。

很难想象，一部长达 15 万多字的小说，不需要故事和情节的支撑。洋洋洒洒，文采飞扬，一气呵成。小说扑朔迷离，不停地转移我们的视线，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阅读定力，很容易误入歧途，陷入困惑之中。其实，作者小说的核心，是主人公用雪团不小心砸死了同胞胎的弟弟。这一虚构和想象的事件，像阳光的碎片一样切进了主人公所有的生活和意识之中，作者和影子的对话，完全是一种生命的体验和对生命的审视，乃至灵魂上的拷问。这是典型的一种现代派小说的写法。三年，短暂或者永恒，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生命经历了艰难的考验和洗礼。

我不想也不敢说作者是个天才，但我非常愿意承认作者是一个有着良好文学天赋的人，有着良好艺术感觉的人。这份沉着而又沉静的创作心态，是很多文学同道所不能坚守的。杨可欣的路还很长，不过，照这样走下去，这路终究会充满鸟语花香。

（安武林，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中国寓言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总监）

目录

引子	1
1.十一月的影子	1
2.你，我，他	10
3.树喵	34
4.“最喜欢有林子的地方”	40
5.让我目送你吧	60
6.“我们是一样的人”	71
7.一地花瓣	85
8.在仪式中的追溯	91
9.你的世界	122
10.阳光崩碎	134
11.回家	144
12.夹层	149
13.你的伟大的篡夺	155
14.清晨	161
15.必须出场的	167
16.新生	172
17.物归原主	178
尾声	183

引子

会发现我吗
发现和雪花缠在一起的萤火虫
不要惊异那是夏天的轻叹
不是追踪 只是一种担心
喜欢萤火虫吗
包裹在雪舞中 谁是谁的眼睛
已不再重要
如果行道树 还长着金色短发
偶尔 也能佯装成 花园心跳
麻雀宛若水滴 而雨季躺在土壤
不要歔歔那是逆时针
只是我的小声 压在了顺时针上
听见雷鸣 从远处极光走来
路途中碾压众多呼救 旁若无人地穿起
冷光温柔的一瞥 请相信 那是一枚赠送的星星
只是有些急躁不安
如果 这个季节多有假设
我将满心慰藉 长眠在我的假设中
变成众多也许 也许不再
“会发现我吗——”
如果听不见 就捂住眼睛 同意下一个幻觉发生
——摘自影子日记

1.十一月的影子

我去阴凉处小憩
你在阳光下等
我在树阴，光的缝隙下散步
你在暗处呼吸
就像另一种跳动

——摘自林凡日记

十一月初。

我是在下最后一个台阶时发现它的，这让我或多或少地吃了一惊。

“轻点儿，你弄疼我了。”这声音说，只让我觉得似曾相识。我环顾四周，四周空无一人，除了我自己的影子。

“谁？”我的语气有点儿惊慌，没有人会喜欢被一种声音察觉出自身，却无法明确它的存在，这让人从心底彻底丧失安全感。十一月初，深秋的深秋，我看了日历，后天立冬，此后的十月也必然在雪中完成自身的一生。

即使是秋冬交集的日子，也无法影响阳光的心态，它依然耐心而迅速地蹲在每个人的脚边，用细细的碳素笔画下每个人的影子，现在我身边就有这么一只，按说如此该毫无惊喜，它纤瘦又青灰地躺在地上，就像我在任何时候任意心情下发现的样子。

“你也是个现实的人，不过能感觉出，现实中不乏淡定的梦幻。”这声音继续总结道，像是以往安插在我身边的一个微型摄像头。迄今为止，连我自己都未将自己总结得如此干净利落。

我对这声音感到好奇，略有敬佩的意味。但一个人的敬佩感是不能这么轻易表达出的，好奇倒是能稍稍展露。鉴于此，我试着在这个台阶上动了动脚步，影子也同样挪动了身体，像是做了一次舒展筋骨的早操。

“舒服！”它说，“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子，平时也都这样？”

最令我没有预料到的是，对话居然以如此顺利的方式进行了。

“没有，这和心情有很大关系——”我说，这句话说了一半，被它的打断强行重新塞回喉咙里，在近一分钟内的时间里，它已经让我品尝到两次微妙又具体的恼怒，但目前，我还没有到理论的地步。

忍一忍，没准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我拿这点安慰自己，关于童话，或者和童话有关的事情，早已成为一个强迫自己信任时的黑色乌云，有时，也以幽默的姿态存在。

“不止梦幻，还是冲动的孩子。”这声音毫不犹豫地再次总结。说实话，我讨厌被人轻易下定义的感觉。并且，我连它是谁都不知道。

“我说，你是谁，至少让我知道样子，实在见不得人的话，让我知道你的身份也好啊。”

“知道样子和身份就那么重要？”我听得出它的不解和犹豫，甚至能想象出它轻微摇头，表情悲伤——如果它和人一样情绪多样。

“人与人的交流，总得双方都拿出信息吧，现在我的相貌被你了如指掌，我却连你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相当不公平。”顿了顿，我试图在脑海中想象它听到此番言论后的表情，这么想着，竟也感到奇异的趣味。

“果然是粗心的家伙，整天忙于粗滥的事务。”

“不要轻易对我下定义！”我承认情绪在此时脱缰，我也正好没什么绳索和必要，套牢它。

“不是定义，旁观者清，并且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定义，有待时间来证明。”这声音从容不迫，倒显得我很是猥琐。它的举例之篇幅宏大，居然搬出时间这种道不明的东西。

“你在拖延时间，让我知道你是谁，”早晨出门匆忙，似乎忘记带一切能够得知时间的仪器，从一楼楼道防盗门外洒进的阳光，此时是最准确的时间仪态。“这种战术实在有趣，但让人担心。”

“担心？”那声音似乎长大了嘴巴，以此展示好奇在情绪中的比重。

“你不是说过，旁观者清吗？”我故作惊讶地反问它。

“你在诡辩，我的孩子。”它拿出了哲学的招数。

“所谓旁观者清嘛，那么我也是你之外的一个明确事实的旁观者喽？”

“没错，是这样，只是——”它似乎找不出漏洞，只待我的言诱继续下去。

“没有只是，现在我眼中的你，是一个彻头彻尾值得被同情的东西——”然后我从周围具体的氛围中感受这股声音的情绪，“请原谅我用了一个不雅的词汇称呼你，那是因为我对你身份实在难以把握，要说得罪，那也是你自取其辱。”

“和你们对话果然是一种煎熬，以前我总以为它们在制造某种戏剧效应，我总是有意让心中的你们显得高大又善良。”

“现在感受不好吧？”我戏谑地添上一句，这真是个有趣的清晨。

“简直是痛不欲生。”

“你有生命？了解成语意思？知道什么是成语？”

“一个低级无聊的伎俩，视野也狭隘地让人担心。”它这么说，意在把刚才我的侮辱抵消。原来这奇怪的生物，也带着人类的思维生存。

“没有这个意思，我觉得你多虑了，如果不是人类，却还带着人类的思维生活，是很艰难悲哀的事情。”原本我用来当做好心劝告的话，却被这声音当作值得提防的危险。

阳光尽己所能地挤入楼道，瞬间昏暗和光明各自为家园。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这声音建议道。

“我觉得这里就很好，即使是深秋，紫外线也很厉害，我不想被晒黑。”说完最后一句话我便后悔了，因为我无法想象自己即将迎来的戏谑。这声音似乎在严肃地计划某事，它的默不作声让我想到它或许根本不具备一个合格的听觉——这样也好。我们交流就能因此顺利许多，也避免诸多误会。

在长久的沉寂中，我感到它在用一种近乎极端的细致目光打量我。当一个聒噪的声音断裂，你更应该注意一下自身的，问题。怎么说呢？我想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事实也不出我所料。

“我知道有阴凉的地方，能保障你……不被晒伤”它似乎在仔细斟酌词句。

“还有谁能比我更了解这周围？”我不屑地皱了皱眉，我不喜欢在一个无趣又无答案的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想象在深秋早晨，在出门前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拦劫，不止如此，居然以“相见恨晚”的状态聊了起来，不管话题的风趣和厚度如何，这梦幻和神奇，是无论如何都远超现实生活的。这样的生活不该轻易属于任何人，更不该属于我。

哪怕是一个早晨。

和十一月的深秋一样，秋天会变成雪花，往后的日子，变成雪花的秋天也要在自身的变质中无限矛盾地度过有生之年。

“即使说的是一个地方，也不妨碍我们前往的必要吧？”它说，似乎极其有理。

“从来没有否决过你的正确。”

我们出了楼道，室外已被淡淡的秋之窒息感萦绕。在这淡淡的窒息中，步伐继续飞翔的小虫，和飞翔的小虫的身体中久远又古老的存活之梦。我们的院子里，栽种的不同品种的植物花卉，也都自觉涂上了苍茫的保护层，一切的一切都于第一时间努力适应深秋的寒度。这么做的植物，是警觉聪慧的，也是极其不自信，庸人自扰的。毕竟时间中的命运，谁也无法改变。一旦一种生命决心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默认了听从时间的命令，我将这种命运，认为是一种消极中富含壮丽勇气的方式。

“你最好在过马路的时候专心，要知道，即使我就伴随你左右，却无法左右任何灾祸在你身上的发生。”十一月的阳光，距离烈日已有太大差异，暂且将它形容成金色的夜光——平日所见的夜光，不管来自自然还是人造物品，多是紫色居多，要说金色的夜光，实在难以想象，更难以直接获得。但获得它也不是没有机会，除非你像我一样，莫名其妙得到了一个虚拟的说话伙伴。

这声音从天而降，自主降落在你身边，在此之前和之后，你都不必担心为长久拥有它们而变得患得患失——你完全不必为保留这个伙伴做任何努力，这近乎消极的属于，也造成近乎完美的守护。

然而，我又怎么知道它是谁？在不知道对方身份的前提下，居然敢报以如此的依赖。人类的情绪是神秘的，人们无时不在创造新的情绪，只是长短不同罢了。那匆匆一瞥的，脱离基础喜怒哀乐的情绪，因为过于短暂，便每每造成“从未存在过”的错觉。我们以为错觉只是主观臆想的不可思议，那些主观扼制的现实，也是无辜的错觉。保留了对心脏触动不大的画面，气息，这便是生活的绝大多数。这么做的理由在于，为了安全起见——让每一个都活在一个拥有自我，却也不至于在过度的自我中大片区域梦幻的恶果。

然而，说实话，我还很想尝试一下这个状态的。我用自己那十五岁的大脑编织的希望，总是有别于他人的规律。

我不习惯去强制打听一个人的隐私，不喜欢用自己的好奇强制捅出别人心的秘密。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样一前一后在阳光下行走，对我而言是一件舒服的事。路人以为我是独自外出，所有的思绪只能在短时间内自我化解。路人旁观的，仅仅是旁观到的而已。如果他们乐意，用自己观测到的不真实现实进行再造的臆想也不是不行。确切地说，这是一件环抱的事情，不管对于思维还是接受一件新鲜事物所需时间。作为个人，也是没有必要被众多事物理解的——当孤独被挤碎，成为阳光下的眼睛，做着和眼睛一样的工作，受到和眼睛一样容易受到的伤害，人们的感受，将是一种比孤独更下落不明的幽魂状态。

确切地说，我还没有尝试它，但这不代表我身体的附属物没有尝试过它。

约莫十五分钟后，我们在附近公园的长椅上落座。原本站在这附近的几只麻雀，瞬间被灌以警觉的意识，像疾风一般驶去。在它们原本啄食的地方，是一些被烙印了麻雀脚印的灰尘。

我刚想坐下，那声音及时地提醒道：“这里很脏，从灰尘的厚度判断，少说也有一个月没有被光顾了。”

还好预备了纸巾，立即做了简易的清理工作。这才坐下来，身体像是经历了一次繁复的大扫除。

“你在哪？”我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长椅，又弹了弹木板，“你在哪？”

“能听见声音还不满足？”它说，“我一直跟着你。”一只麻雀飞到我的影子上，似乎在寻求阴凉中更深的寒冷，它们这么做的目的，实在让人难以揣摩。

“轻点儿，别赶走它们，很久没听到人类以外的声音了。”

如它所愿，我轻轻地坐在长椅上，连呼吸都不敢放大。这样做的结果是，所有在这瞬间发出的声音，都能影响我的动作幅度。当风走到我胳膊上的时候——也仅仅是半个瞬间中的事，我差点儿一个踉跄，只是如果我跌倒，那也是善意的。更多的麻雀拥来我们的身边，如果暗处的“人”也和我存在于同样的空间。

“有急事吗？”它突然问道，这个作用不大却因及早出现的礼貌，此时对我来说已是意义不大。

“今天是周二？”我反问道，眼睛一直盯着手上几团模糊的棕色影子。秋天的意象总是无比丰富且复杂，其感性和画面感，远比任何一个季节都来得集中浓郁。只是想要在秋天释放悲伤的人们，还是能找出众多理由感伤——我以为人们的感伤，受季节的影响实在能忽略不计，致使其真正发生的，是人类与人类间，现实和历史间相互影响的结果。

“你的手表有日历。”它聪明地提醒道，果不其然。

我吃了一惊，“怎么会有手表？”不过在说这话的同时，我还是将信将疑地摸了摸手腕。

“你很少取下来吧？因为防水，所以即使洗澡也带着。这样的佩戴方式还真是奇怪。”我有些尴尬。

“佩戴一年了，从来没发现这个功能。”

“细小且贴身的事物，往往不易被发觉，手表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声音坚定又睿智的回答，我发现自己爱上了它的言论，这言论干净锋利，比我听到的任何大手笔的说教都划算太多。这时，我把头顶上一片落叶拿走，静静听它往下的句子。我庆幸阳光和风是不用出声也能交流自如的东西，因为此时在我们的周围，除了它们占据较大篇幅的区域，其他皆能以宁静的心绪带过。

“也许还不是最佳的举例，”我说，同时感到阳光的体温正在有计划有目的地上升。“比如你，你是谁我暂且不知，但我相信你绝不是今天才从我身边诞生的新生儿，在以往的时间里，一定与我的生命有微妙的关联，只是鉴于各种原因，抑或是难言之隐，必须沉默不语罢了。”

“即使如此，直到今天才出现的我，又能带给你的生活什么改变？”它话音未落，我便听到一群麻雀集体的合唱，那聒噪从远处潮涌而来，也像阳光的体温一样，有计划，有野心地接近我。

“不碍事，”这声音说，似乎在进行某种安慰。即使如此，我还是用手不耐烦地向那个鸣叫的方向挥了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随便怎么说。”它的语气中透着好奇的焦躁，和深秋向外的呼吸相匹配。麻雀倒是有感应似的飞走了，只是不知何时会再次降临。

“你的心总停留在变化莫测的事物上，这样做相当不聪明。”它打断我的思路，好像刚才一直站在思路的交叉路口，往来车辆和行人的颜色表情，尽被其一览无余地过目。“会白白消耗了精力，连那些本该被倾注关怀的事物所需的精力都在无目的的暂停中被损耗。”

“我明白了，我会尝试着暂停一些模糊又不确切的想法。”我向地面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不知从何处获得的灵感，让我朝那个方向做一个这样的手势。这声音停止了吗？也许吧，还有言之未尽的概念卡在喉咙里，转变为轻声嘀咕，但这些我是听不到的，听不到权当不存在。“要说影响，”我以双臂环胸，微微闭了眼睛，做出专心思索的样子，“要说影响，就是我坐在这里与你说话了，并且说了这么久后，一点儿都没有不耐烦的感觉。”说到这里我停了停，在有意等待它的反应，见其未做声，又说，“这大概算是积极的影响吧？”

“只是我说话的那瞬间和现在？对以往没有任何影响？我是说，在得知我确实存在后，你的心情会不会赶回到以往的时间中，做一些对事物认知的调整？”要说它的询问实在锋利，却不叫人尴尬，“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你现在的言论，皆是由得知我存在后的短时间内改变的心态而决定的，也就是说，你已经被从历史和眼下两个角度，全方位而彻底地改变了。”

“这个，我还难以感觉到，也不敢做任何保障。”我的语言的方向似乎是对准了布满尘土和鸟粪的小路，它们也以自身温馨的气息回应我，此时，能感到乌云已将阳光做了细致的保护处理，那些床上乌云的阳光的皮肤，给人以明显的寒冷。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且每一个侧面都是如此合情合理。

“只是这样？”它似乎对此并不感到满意。

“目前只是这样，只是你会待在我身边多久？”我知道自己是没法瞬间达到它的境地的。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这也是一种公平吗？还是得到公平前必须忍受的状态？

只是这些话我都藏在心中，没敢让它们迈出胸膛一步。这个状态并不恼人，只是稍显不公。

“视力怎么样？”它突然再次发问，它一连串的发问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像一个从里到外一直在被动挖掘的平地，不知该被填些什么物质的凹陷程度却在不断加深，其间有风一直灌入体内。并且上一个问题的答案还正在商榷。只是，对于这样一个普通的疑问，你没法不回答。人类有人类的智慧，那智慧不仅是会使用并制造工具，还有于无声无形中化解自身忧虑的能力——只是个体的差异，决定了这种能力的程度不同。

“这要取决于你，仅仅取决于你。”这声音义不容辞，言简意赅，就像声音在履行声音本身的责任。